

隆格瓦古堡

吕多维克·阿莱维 著
齐宗华 译



隆格瓦古堡

吕多维克·阿莱维 著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隆格瓦古堡

吕多维克·阿莱维 著

齐宗华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11 字数 92,1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统一书号: 10094·410 定价: 0.64元

前言

法国作家吕多维克·阿莱维 (LUDOVIC HALEVY、一八三四年——一九〇八年)从青年时代起便开始从事歌剧剧本的写作，先为名音乐家奥芬巴赫(OFFENBACH)谱写歌剧，后又与作家亨利·梅拉克(HENRI MEILHAC)一起，合写了许多歌剧、喜剧和滑稽剧，如《漂亮的埃莱娜》、《巴黎的生活》、《杰罗施坦大公夫人》等，因而成名。后期，他写了不少小说，《隆格瓦古堡》(原名《康斯坦丁神父》)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发表于一八八二年。一八八四年，吕多维克·阿莱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吕多维克·阿莱维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基本上是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时期，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期。到了资本主义全盛时期，金钱显示出其强大威力，进而成了社会的主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起着统治作用。甚至婚姻也成了以金钱为基础的露骨交易。《隆格瓦古堡》一书的作者以这样的时代为背景，通过让·雷诺和贝蒂娜·佩西瓦小姐这一对财产和社会地位相差悬殊的男女青年相爱的曲折故事，颂扬了崇高纯真的爱情以及高尚的荣誉感和道德标准，这同当时社会上追求虚荣和金钱至上的腐朽风气和传统的虚伪礼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对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所展示的矛盾冲突进行了深刻的描述，手法细腻生动，语言纯朴感人。小说发表后反应强烈，经多次翻印，又于一八八七年改编成话剧，在巴黎被搬上舞台，深受欢迎。

当然，由于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小说未能真正反映当时社会的本质问题，强调了抽象的道德、博爱和仁慈，具有一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色彩。但作者所推崇的高尚情操和正直宽厚的为人准则，则是值得深思和提倡的。

译 者

—

年老的神父迈着依然坚定稳健的步伐，顶着烈日，走在布满灰尘的大道上。平原上有一个寂静的小村庄，座落在名叫利佐特的小河旁，康斯坦丁神父在这里当村教士已经三十多年了。

康斯坦丁神父顺着隆格瓦古堡的围墙走了十五分钟时间，来到古堡门口的铁栅栏门前。高大的铁门由两根粗壮的石头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岩石随着光阴的流逝逐渐风化，如今已暗然无光泽了。神父停下了脚步，悲伤地看着贴在柱子上的两幅醒目的蓝色布告。

布告上写着：一八八一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三午后一时，苏维尼^①民事法庭将当众拍卖隆格瓦地产，分为四份。

一、隆格瓦古堡及其它设施，包括：秀丽的池

^①镇名，离巴黎一百八十公里——译注

塘、宽敞的附属建筑、还有横跨利佐特河的花园，有围墙环绕，面积为一百五十公顷。开拍价格为六十万法郎。

二、白色王冠农庄，面积为三百公顷。开拍价格为五十万法郎。

三、玫瑰圃农庄，面积二百五十公顷。开拍价格为四十万法郎。

四、米奥纳森林和林地，总面积四百五十公顷。开拍价格为五十五万法郎。

布告的下端，写着四个数字的总和为二百零五万法郎的可观金额。

就这样，宏伟的家业要被支解了。两个世纪以来，这份产业在隆格瓦家族中完整地世代相传，从未遭到分割。布告上固然写明，四个部份临时成交后，还可以合在一起，就完整的产业进行一次总拍卖，但是如此庞大的产业，显然是不会找到买主的。

德·隆格瓦侯爵夫人六个月前去世了。一八七三年，她失去了独生子罗贝尔·德·隆格瓦，由孙辈三人——皮埃尔、埃莱娜和卡米耶继承她的产业。这份家产被拍卖是因为埃莱娜和卡米耶还没有成年，而皮埃尔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生活放荡不羁，已经一半破了产，不可能指望他再赎回隆格

瓦了。

中午十二点了。再过一小时，隆格瓦古堡就要有新的主人了。这主人将是谁呢？在挂满古老壁毯的大客厅里，将由什么样的女主人坐在壁炉旁侯爵夫人的位子上呢？侯爵夫人是这位可怜的乡村教士的故友。是她，修复了村教堂；是她，资助和维护了教士寓所附设的药房，由教士的女仆人波莉娜加以照管；是她，每星期两次乘着她那辆宽敞的马车，里面装满了小孩衣物和厚厚的羊毛衬裙，来接康斯坦丁神父，两人一道去施舍行善——这是被她命名为“猎贫”的一项活动。

老神父边回忆着这一切，边又往前走。他还在想——最伟大的圣人也难免有些小小的弱点——他还在想，三十年来养成的宝贵习惯，一下子要中断了。过去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他总要到古堡去吃晚饭……在那里，人们对他是多么宠爱、照顾和关怀啊！……那时八岁的小卡米耶坐在他的膝上对他说：

“教士先生，您知道吗？我将来结婚要在您的教堂举行仪式，奶奶会送给我许许多多鲜花，摆满整个教堂……比玛丽节^①时摆的花还要多！教堂将

①罗马教会纪念圣母玛丽的节日，在五月份，法文又称玛丽月——译注

象洁白洁白的大花园！”

提起玛丽节……那时正是玛丽节。在往年，每逢这个节日，祭坛上便铺满了来自古堡花房的鲜花。可是今年，只有几束可怜的铃兰花和白丁香插在金黄色的瓷花瓶里。过去，每逢星期天的大弥撒和玛丽节期间的每个晚上，德·隆格瓦侯爵夫人的读经人埃贝尔小姐便来弹奏侯爵夫人赠送给教堂的小风琴……而今天，可怜的小风琴沉默了，再也不为唱经班以及孩子们的赞美歌伴奏了。邮局主任马尔博小姐是懂点音乐的，她本愿意代替埃贝尔小姐来弹奏，但是她不敢这样做，怕被看成是教派的信徒，遭到不信教的镇长的责难——这可能影响他的晋升。

老教士走到花园围墙的尽头。花园的每个角落都是他极为熟悉的。大路继续顺着利佐特河向前延伸，小河对岸便是两个农庄的牧场，后面是耸立的米奥纳林地。……分割了……这片产业就要被分割了！……想到这里，可怜的神父万分悲伤。三十年来，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相互连接的整体。这大片产业好象是属于他的，是为他所有的。他生活在隆格瓦的土地上，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家。他曾不止一次地来到大片的麦地，心满意足地扯下一根麦穗，用手捻一捻颗粒，自言自语地说：

“行，长得好，茁壮饱满，今年我们的收成一定不错。”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继续向前走，穿过自己的麦田，自己的草地和自己的牧场。总之，他生活中经历的一切，形成的各种习惯和留下的许多回忆，都使他极端珍爱这片产业——可惜它的末日已经来临。

神父从远处望见了白色王冠农庄，在一片苍绿的树丛中映出了屋顶的红色瓦片。在那里，教士也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侯爵夫人的佃农贝尔纳是他的好友。每当神父因探望穷苦人和病人而耽搁了时间，每当太阳逼近地平线，他的双腿已有疲惫之感，肚子也开始叫饿的时候，他总要在贝尔纳的家停下来，吃顿晚饭，饱尝喷香的猪肉烩土豆，再喝上一小壶苹果酒。晚饭后，佃农把自己的黑色老母马套在带篷的小双轮车上，送教士回隆格瓦。一路上，他们聊天，吵嘴……教士责备佃农不去做弥撒，佃农则回答说：

“老婆和闺女们替我去啦……您是知道的，教士先生，我们这里是这个规矩，女人替男人信教。女人可以为我们打开天堂之门。”

然后，他用鞭子轻轻抽着黑母马，调皮地补充说：

“如果有天堂的话。”

老教士在车子里跳了起来。

“什么？如果有天堂的话？当然有！”

“那您是会上天堂的，教士先生。您说不一定……我说您一定会……您会上天堂！会上天堂！您在天堂门口等着您的教民，继续关心他们那些琐事……您会告诉圣彼得——掌管天堂钥匙的是圣彼得，没错吧？”

“是的，是圣彼得。”

“那么，如果圣彼得借口我不去做弥撒，冲着我把天堂的门关上，您就告诉他：‘算了，还是让他进去吧……他叫贝尔纳，是侯爵夫人的佃农，是好人。他参加过市镇议会，当有人主张把修女们赶出学校的时候^①，他投票赞成把她们留下。’这样会感动圣彼得，他会说：‘那好，贝尔纳，进去吧！这可是为了使教士先生高兴。’因为到了上面，您还是当隆格瓦的教士。如果不让您继续当，天堂也会使您感到阴郁不快的。”

是的，他一辈子只当过隆格瓦的教士，从没有向往过别的，也不愿意做其它的事。有三、四次，他被推荐到区里担任大教区的教士，有象样的收

^①法国现已实行世俗教育，公立学校不准神父或修女担任教师——译注

入，还有一、二名助手。他都拒绝了。他爱自己的小教堂，爱自己的小村庄，爱自己的小寓所。他在这里一个人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所有的工作都亲自料理；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是烈日还是严寒，他常年奔波在外。辛劳的生活使他有着结实魁梧的身躯，可是他的内心是温和慈祥的。

他住的是教士的寓所，一座宽敞的农民住宅。房子和教堂之间仅以墓地相隔。教士每次爬上梯子为自己的梨树和桃树整枝的时候，都可以从墙头上看到那些他曾为之做过最后祷告和填入过最初几锹土的坟墓。每到这时，他总要边干着园丁的活，心里边为一些死者做简短的祈祷。他为这些死者能否得到解救而担心，说不定他们还在炼狱中洗涤罪孽呢^①。他的信念是纯真无邪的。

这些坟墓中，有一座是他去看望和祷告次数最多的，那就是他的故友雷诺医生之墓。一八七一年，雷诺医生死在教士的怀里，而他死的情景又是多么不寻常啊！这位医生和贝尔纳一样，从不去做弥撒，也从不去忏悔，然而他是多么善良和慈祥，多么怜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啊！……现在，他的朋友雷诺又在哪里呢？这是教士所非常忧虑和担心

①根据天主教的教义，炼狱是人死后灵魂洗涤生前罪孽的地方，洗净后才能上天堂——译注

的。可是他又想到这位乡村医生的勇敢，富有忘我精神和高尚的一生，尤其是想到他死时的情景，便自言自语地说：

“他上天堂喽！他只能上天堂！上帝也许让他去了一下炼狱……走走形式……五分钟后就一定让他出来了……”

老教士走在去苏维尼的大路上，脑海里想的的就是这一切。他进城是为了找侯爵夫人的律师询问拍卖结果，了解谁是隆格瓦的新主人。离苏维尼城最边上的几幢房子还有一公里的路程，他沿着拉瓦尔丹家族的花园围墙走着，忽然听到有喊声从头顶上传来。

“教士先生！教士先生！”

沿围墙种着一长排菩提树，形成了一带林荫高地。教士抬头看到德·拉瓦尔丹夫人和她的儿子保罗。

“教士先生，您上哪儿去？”伯爵夫人问。

“去苏维尼，到法院去了解……”

“您留下别走了……拍卖以后，德·拉尔纳克先生会来这里把结果告诉我。”

康斯坦丁神父走上了高地。

德·拉瓦尔丹伯爵夫人婚前名叫杰尔特律德·德·拉尼里。她的一生非常不幸。十八岁时，她做

了一件极为荒唐的事，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但也是无法挽回的蠢事：由于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她爱上了德·拉瓦尔丹先生，一个在当时被认为是富有魅力和才华出众的人，并且嫁给了他。可是德·拉瓦尔丹先生并不爱她，和她结婚完全是出于需要。他把祖业挥霍得一干二净，两三年中，只好靠东挪西借来维持原有的排场。拉尼里小姐对这一切是知道的，在这方面，她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她自忖：

“我将那样地疼爱他，以至他最后也会爱我的。”

这成了她一切不幸的根源。如果她对丈夫的感情不是那么深厚炽烈，也许她的日子不会那样难熬。但是她太爱他了，而她的缠绵柔情反而使他厌烦。他故态复萌，又恢复了早先的荒淫无度的生活。就这样，十五年过去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德·拉瓦尔丹夫人经受了痛苦的折磨。表面上，她逆来顺受，似乎无动于衷，但她在灵魂深处并不甘心忍受这一切。爱情使她痛苦之极，可是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她变心，谁也医治不了她的创伤。

一八六九年，德·拉瓦尔丹先生去世了，留下了十四岁的儿子。父亲所有的弱点和长处在儿子身上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德·拉瓦尔丹夫人的财产虽然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多少触动了老本，并且

有所减少。她卖掉了巴黎的公馆，来到乡下隐居，过着非常简朴而有条理的生活，一心一意致力于对儿子的教育。

但是她依然没有逃脱等待她的辛酸和悲惨的命运。保罗·德·拉瓦尔丹为人聪明，和蔼可亲。但是他好逸恶劳，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三、四个家庭教师想方设法在他头脑里灌输一些正经的东西，都因他不堪造就而灰心丧气了。他投考圣西尔军校未被录取。于是他到了巴黎，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以最快的速度将二、三十万法郎挥霍殆尽。

之后，他参加了第一个非洲轻骑兵团。开始时，他幸运地被编进赴撒哈拉的远征小纵队，因表现勇敢，迅速被提升为中士。可是过了三年，在他即将晋升少尉时，他却迷恋上了在阿尔及尔剧院上演的歌剧《昂格尔夫人的女儿》中的一位年轻女演员。这时，他的服役期已满，于是他退伍了，带上这位女伶回到了巴黎……后来他又换了一位跳舞演员……接着是一个喜剧演员……后来又是跑马场的女骑师——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他都要尝试一番。他过的是有闲阶级的豪华而又空虚的生活……但是他每年在巴黎只住上三、四个月。母亲一年给他三万法郎的生活费，并且声明，只要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结婚之前，绝不再给他增加一分钱。他了

解自己的母亲。他知道，对母亲的话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为了能继续在巴黎讲排场和寻欢作乐，便把那三万法郎集中在三至五月这一段时间里使用，花光以后，便乖乖回拉瓦尔丹过乡间的生活，和驻扎在苏维尼的炮兵团军官们一起打猎、钓鱼、骑马。在乡下，妇女时装店的年轻女店员和那些轻佻的年轻女工取代了巴黎的小歌女和女演员。其实对后二者，他并没有遗忘。不过在外省^①，只要花上一点功夫去寻找，卖俏的女郎是不难找到的，更何况在这方面保罗是不遗余力的。

教士一来到德·拉瓦尔丹夫人跟前，她便说：

“不用等德·拉尔纳克先生来，我就可以告诉您隆格瓦几个买主的名字。我非常放心，我们的安排一定会成功，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为了不互相打蠢仗，我的邻居德·拉尔纳克先生，加拉尔先生——他是巴黎一位大银行家——和我，我们之间已经商量好。米奥纳林地归德·拉尔纳克先生；古堡和白色王冠农庄归加拉尔先生；玫瑰圃农庄归我。我了解您，教士先生，您一定为您的穷苦人担忧。放心吧，加拉尔一家很富，会给您很多钱。”

正在这时，一辆马车在远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出现了。

^①在法文指首都巴黎以外的法国其它地方——译注

“德·拉尔纳克先生来了，”保罗叫道。“我认出了他的马驹。”

三人急忙走下高地回到了古堡……他们到达时，马车刚刚停在大门的石阶前。

“怎么样？”德·拉瓦尔丹夫人问道。

“怎么样？”德·拉尔纳克先生回答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拿到手。”

“怎么，什么也没拿到手？”德·拉瓦尔丹夫人问道。她脸色苍白，非常激动。

“没有，没有。我们中间谁也没拿到任何东西。”

说罢，德·拉尔纳克先生跳下马车，讲述了刚才苏维尼法庭当众拍卖的情况。他说：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非常顺利。古堡以六十万零五十法郎判给了加拉尔先生，没有竞争者……买价只比开拍价格多五十法郎。相反，围绕白色王冠农庄出现了一场小争夺，从五十万法郎的开拍价格增到五十二万法郎，又是加拉尔先生胜利了。围绕玫瑰園农庄又是一场新的更加激烈的争夺。最后判给了您，夫人，四十五万五千法郎……我争得了米奥纳林地，没有竞争者，买价比开拍价格只多一百法郎。一切似乎已经结束，场内的人站了起来。大家上前围住我们的律师，想知道买主的名字。这